春之诗意 方华 摄

江南春来早

□郑 怡

小城春天来得格外早
最有说服力的是
时不时薄汗轻衣透

走进自然　风
有些泼辣　有些张扬
天　有时高远　有时低沉

柳树悄悄孕育了
绿茵茵的枝条骚动
小伢儿探头探脑

红梅尽显妩媚
引逗蜂儿嘻戏恋爱
不分前世和今生

春漾小桥流水　风姿绰约
春舞油纸伞　窈窕婉约
春来人间　山河靓丽

走进春天(外二首)

□赖永洪

风,轻起来了
云朵有点儿羞涩,桃花的嫁妆
藏在八百里路上,燕子
在梦里组建队伍,吱吱喳喳
吵醒了冬眠的寂寞
心事,贴着高低的山峦
调皮地露出半个头
村庄成了舞台
在等待角色上场
山竹和长笛
挑逗着真挚的山歌
台上,台下
各种默契,如出一辙
草尖的绿
树枝的芽
田野的愿望
装进万花筒,打开
盖儿,又合上
酿成了一壶香气
沿着延绵的高山平川
梅香、桃香、李香
一股脑涌入新一轮的希望

花开的传奇

藏匿虫鸣的同时
又吞噬了河流上的桥
雪折腾这么久
最终化为一场春水
淙淙的水流声,更像是
交响乐曲,而我的
竹笛,唢呐,二胡丝弦
是可以和着小提琴的旋律
演绎各种花儿的传奇
粉色是美满
金黄是团圆
香甜的是橙花儿
枸杞花是挂满天空的星
可以在心田、原野、他乡
开花。花开会有声音
天使般,每次花开
是不一样的歌谣
都动人心弦
也藏着
新生的秘密

美丽的人间

让村庄受宠若惊的原因
是新来了贵客
燕子带着远方的诗
沿着山川的手势
三下五除二
把美丽的词汇嵌入春风里
受到感染的田野
大模大样地对着:
铁牛,垄土,大棚
发泄情感
十里八乡的鸡鸣
声声落进驻村干部的日记里
新长征的启程
从九万九千座山峰
九千九百条江河上越过
吟起春天的诗歌
你会觉得这个人间
美不胜收

梅城之北

□程保平

履迹

塔畈在梅城北。

梅城是潜山市直,也是周代古皖国的都城。古皖国北西南三方背倚大别山,有名山天柱,亦称皖山。从北西山区往南流出几条清亮的河,穿过一片平野,合而为皖河,奔流之东入大江。在这山与水之间,散落着一些市镇,生息着一些百姓,是一个宜居、秀丽而有王者气的地方。说到今天的安徽,怎么绕也绕不过一个“皖”字,那来源其实就是这个古皖国。

很久以前,梅城开满了梅花,遂得此名。在中国文化里,梅花被人格化,赋予了高洁、淡雅、坚韧,不同流合污的气质。访客去看梅城,总有那种玉树临风的气质。我的老家离梅城三十来里,自小听老人说梅城好,由此我也喜欢上了梅城以及梅城故事。

自梅城往北走,地势越高,道路越曲折,约百里就到了塔畈乡。塔畈是山区,四周拱卫着波浪的山形,远远看去,满眼都是绿色,有不少茶园。山围着畈,田野、民居,也是简朴的样子。畈的意思是大片田地,但目力所及,并不大,以此为乡名,似乎名实不符,但乡里官长说,这是几个乡合并而沿用的名字。

至于塔,官长说,这里曾有一座大圣塔,声名不下于安庆振风塔,塔基还在,但塔身在文革期间被毁了。塔跟寺庙有关联,古皖这地方佛教的古迹多,佛教史上影响力甚巨的禅宗二祖、三祖,以及建造时间比振风塔还早的太平塔,都离此地不远。礼佛与生活富庶、环境闲适有关联,潜山的形势将本地与外界做了区隔,正是这区隔,护佑着一方生民以闲适以安定,礼佛才有条件,才昌其道。

佛跟茶的关系更密切。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茶乡,但历史上名茶多出于寺院。准确地说,是寺院造就了名茶,如黄山云谷寺的毛峰茶,东山水月院的碧螺春,武夷山天心观的大红袍,庐山招贤寺的云雾茶,真是数不胜数。

茶与佛为何关系密切,通行的说法是,佛教有“知苦才能离苦,才能想甜”的说法。而茶之苦涩,而后回甘,正与佛家参禅互通。坐禅讲究安静,是外与内的安静,这跟茶道的物我两忘、澄怀味道有关联。又,佛教修行强调放下,只有放下,才能了悟禅理。而品茶也是放下,放下俗事,浮生难得一日闲,闲了才能观照人生自在。正是这种互通性,茶与禅才不可分离,互为表里,互为广大,而成为中国一个特有文化。

名山出名茶,出名寺,几乎成为“定律”。古皖之地汇集名山名寺,当然是出名茶的。陆羽在《茶经》里提到此地产茶,但语焉不详,给后人留下一个空白。空白难说是坏事,比如安吉白茶,也不过在几十年里为人知晓、记忆深刻的。英雄从来不问出身,但首先是,你要有英雄的本钱。

有茶硕士程潇,是诗人,跟我一道走塔畈。一路听他说茶经,那么多讲究,让我感叹六十年的茶白喝了。程潇说,并非山越高茶越好,而以海拔三四百米为最宜,这正是塔畈的高度。到了一个茶厂看茶山,程潇又说,好茶山要戴帽子、系带子、穿靴子。就是说,头顶要有树木,山腰要有水系,山下要有灌木,植被、溪水、茶树,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养分,才会产出好茶名茶,而这正是这家茶场的福气。

名茶之好在于品。于品,非我门外汉所能为,我可以说的是,来到古皖国,来到梅城和塔畈,我已经啜了一口茶,是古风、民风,跟茶一样,也是让我回味无穷的。

韵铜冠

换　届(小小说)

□叶 欣

三年一度的换届选举就要来临了,杨村整个都热闹起来。尤其是杨柏池,上次选举落选后,这三年可是没少在后面鼓捣事,今天挑拨张三,明天向李四通风报信,搞得邻里间鸡犬不宁,就想给村长杨书才增加工作难度。这不,终于熬到了换届,他又来了精神。

自从换届的消息传出来,杨柏池就带着小礼物走家串户拉选票,承诺只要投他的票,一律给一包中华烟。同时还不忘记雇人闹事,村里天天都能听到争吵声,甚至打架的,就是为了让杨村长更忙起来,无暇拉选票。

其实他想多了,老村长杨书才根本没去拉选票,照例每早给独居的王奶奶打扫庭院、洗衣服,陪她聊聊天;吃过晚饭给单亲的小丸子、小石头复习功课。

“老杨,你看那个杨柏池天天在拉选票,听说不少人都拿了他的好处呢。你是不是这几天不去王奶奶那儿,不给那俩没爹的孩子复习,多去村民家里走动走动?”杨书才的婆娘提醒道。

“整那些干啥?”杨书才嘿嘿一笑:“再说了,村民家里我去得还少吗? 平时哪家有事我不是第一个跑过去。”

“那不一样,人家会说那是你作为村长的职责。”婆娘恨铁不成钢,埋怨道:“现在他们拿了杨柏池的好处,谁还会记得你的好。”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我没被选上,只能说明我做得还不够好。”杨书才反驳说。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选举的日子。早上6点多,杨村村委会门前,工作人员开始布置选举场地,喇叭中循环播放《关于严肃村社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纪律的通告》。7点不到,就有村民陆续来到投票点,履行宪法赋予自己的神圣权力。

杨柏池穿了新买的西装,打了红色的领带,皮鞋也擦得锃亮,早早地来了投票地点。他凑到张三跟前“别忘记投我”;转到李四身后“想想中华烟”;又和王五招呼上“等我选上了,咱们哥几个一起聚聚”……一个一个地打过招呼,他才安心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想着自己送出的那些礼物,足足有80户,一阵肉疼,要知道这个村子总共才100多户人家。但一想到很快就可以成为村长了,他又兴奋异常,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很是神气,那模样好似他已经被选为村长了。

再看杨书才,王奶奶腿脚不利索,他怕选举耽误了去王奶奶家,天不亮就去把王奶奶的衣服洗了,院子洒扫了。待天亮,陪王奶奶聊了会儿天,才去选举现场。

投票持续到九点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唱票、统计了。

“杨柏池”“杨柏池”“杨柏池”随着唱票员的唱票声,杨柏池的脸笑开了花。

“杨书才”“杨书才”“杨书才”……

然而,接连不断地“杨书才”,让杨柏池的脸色越来越黑——那些收了他烟的人没有选他。

“杨书才185票,杨柏池32票。”随着监票员的报告,选举以杨书才高票当选而结束。

杨柏池怒气冲冲地走向已送礼的人群,“你们只拿好处不办事,太不仗义了,把烟还给我!”

张三把烟还给杨柏池道:“早就带来了,你以为我真稀罕你这烟,还不是想看你出丑嘛。”说完便哈哈大笑。

“你以为烟能收买我们啊,你是不是忘记去年挑拨我和别人打一架的事情了? 害我在派出所受了好一顿教育。”李四也把烟扔了过来。

“你人品不行,选你,我们都要倒霉。”

“我们选举是看谁为老百姓办实事,看谁公平公正,不是看谁会送礼物。”

“呸! 拉选票这种让人不耻的事情你都做,还拿烟贿赂,选你好让你贪污啊?”

……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说得杨柏池哑口无言,灰溜溜地离开了。

(技术中心 选送)

铜官山

母校就是母亲

□叶葆菁

如烟往事

近三十年来,我每年至少要回六安探亲一次。我父母早逝,那里也没有家。我探亲就是看望老师,在母校校园里走走。这里有我割不断的亲情,有我永恒的思念。这里就是我的家。

那是1951年8月中旬的一天,六安中学(今六安一中)当年录取新生的名单张榜了。大红榜就贴在头道巷中学大门口。顿时,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向头道巷涌去。当时父母均在外地工作,我只能一个人赶去看榜。虽说我人小个儿矮,却一眼就瞅见了自己的名字。

那年我13岁。

十几天后,我背着书包,扛着行李,住进六安中学初一甲班大宿舍。到了晚上,许多小伙伴开始想家,只有我不想家,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家。

入学之初,老师除了上课,还教我们铺床叠被、洗衣服,吃饱饭,守校规。唱《解放区的天》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讲一些让人开心的故事。很快,同学们成了好朋友。老师,成了大家依赖的人。

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学校迁至北门外三里桥头。再后来,我考上了学校高中部。就这样,我在这个家里呆了整整六年,这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六年。

六年里,老师大手牵小手,不知不觉中带领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从一个个站着没大人坐着高的少年,长成为大小伙子、大姑娘;从一个个不谙世事的娃娃,成长为一届届知书达理的青年。时至今日,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宛如昨天——

那起床铃响过,体育李老师就来敲门,招呼大家快去锻炼,有时还会掀“小懒虫”的被子、拍拍小屁股的情景,每每回想起来还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晚上熄灯铃响过仍有人说话,班主任老师在门外压低声音喊“别说话了,赶紧睡觉”的催促声,仿佛犹在耳畔。

许多同学的饭菜票是老师掏钱买的,衣服上的那个补丁是师母打的。

秦同学父母双亡,无经济来源,冬天还穿着单衣。校长吴季讷听说了,就把准备给儿子御寒的棉衣棉裤,送给秦同学过冬。

有着严重胃病的何主任,一边板书一边吞着药片坚持上课的感人情景;青年教师印倩用自己的薪水作盘缠,远赴青岛带回海洋生物标本的欢乐场面……

这一桩桩一幕幕,汇成一部学校的史书,铭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受用一生的教材。

初迁三里桥新址时,出入连一条路都没有。校长、主任、老师、同学齐上阵,每个星期日义务劳动,用汗水浇灌泥土和砂石。没有夯就用脚踩,硬是修成了一条大道。那喊着号子争先恐后的热闹场面,记录的不仅是劳动景象,更是一幅精神的画卷,一个时代的掠影。每年春天,老师带领我们沿着道路和运动场栽下一棵棵幼苗。施肥、浇水,看着它一天天长高。经历了战乱的颠沛,年届半百的老学校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在激情澎湃的岁月里再现青春。母校越来越美了。

学校的东边有一条公路。那时候汽车很少,晚饭后,公路就成了师生们的步道。老师领着我们一边散步,一边拉家常。像听外婆讲故事,像听父亲出远门前的叮咛。谈笑之中,老师让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如今,这段公路已成了城市干道。道旁高楼林立,道上车水马龙。我沿途追寻昨天,昨天已远。

在中学,我参加过四个兴趣小组:无线电爱好者小组、作文小组,我还当了一年气象小组组长和绘画组辅导员。老师带领我们在紧张的课程学习之余,到更广阔的知识海洋中泛舟,到更高远的理想天空中飞翔。兴趣丰富了人生,让我们受益终身。

记得1994和1997年返校谢师时,台上坐着17位当年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他们是那么健康、慈祥。阔别40年,重逢的幸福拥抱着在场所有的人。可今天,16位恩师已乘鹤西去,令人痛惜。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在他们离世那一刻,学生没有在他们身边送上一程。我,当属不孝之子!

……

徜徉在金秋的校园中,像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听远处教学楼传来朗读声,如昨,如我。朦胧中,我依稀看见那16位老师又匆匆赶往教学楼,为我们上课来了。此时,我强忍思念的泪水,环顾熟悉的校园,轻声喊了一声:“妈妈!”

是的,于我,母校就是母亲。

二月春花 李海波 摄

孙中山先生与大通的故事

□詹敬鹏

铜陵风情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颠沛流离,到过不少地方。然而,很少人知道,孙中山先生与铜陵的大通古镇和悦洲也有一段情缘往事。

1900年农历7月中旬,在铜陵古镇大通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大通自立军起义”,700名起义将士血染和悦洲大关口,从而为辛亥革命拉开了序幕,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历史佐证,大通自立军起义,是大通人民于民族存亡之际的一次集体出征上阵。其领导人物唐才常、秦力山策划的这次自立军在大通起义,其实是戊戌变法之后的一次重大兵谏。因为,唐才常、秦力山彼时都是康有为、梁启超的重要追随者,这次起义也是他们追随孙中山推翻清王朝之辛亥革命的一个前奏曲。唐才常在策划组织自立军起义的前前后后,一直和孙中山先生直接指挥的民主革命力量保持着相互来往,彼此呼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唐才常不曾料到,他的5个军在5个地方同时揭竿起义的策划,包括湖北汉口在内的4个地方都成了没有放响的“哑炮”。他更没有料到作为“前军"之地的铜陵古镇大通依然如期起义,一炮打响。在两军对峙、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坚持激战7天7夜,最终是700名壮士英勇赴死,慷慨悲歌。这次起义故称之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大通第一枪。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大通之名也从此被孙中山先生记住了,黄埔军校还曾把大通自立军起义的1900年7月14日,列为革命纪念日。

正是大通自立军反清起事的壮举作用和启迪,实证了铜陵古镇大通的历史意义,使孙中山先生有了深刻的印象。于是,1912年10月23日早上,孙中山先生由上海乘坐联鲸舰到安庆视察,行驶至大通和悦洲外江港口趸船码头时,传告大通总商会负责人陈曙汀、李辉庭、袁子英及有关名士和百姓近百人,在和悦洲大轮码头上企盼等待热忱欢迎。孙中山先生原本想登岸视察,但要赶路前往安庆,时间有限,只好暂停。孙中山先生站在联鲸舰的甲板上,与同行人交谈,仰望和悦洲街的繁荣景象,深情地向和悦洲岸边人群挥手致意。

虽说孙中山先生此行路经大通没有上岸,停泊在大通江上片刻,但给大通各界人士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后奉安在南京紫金山的消息传到大通后,大通人民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效仿南京市的创举,将大通与和悦洲的主要街道进行了更名。大通镇澜溪老街主街更名为“胜利街”,这是因为纪念北伐革命战争的胜利,澜溪老街上街头更名为“共和街”,这是因为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12月,在演讲中提出了“建国”“实行共和”,首倡共和并为之终身奋斗,共和国体制的历史意义影响深远;和悦洲头道街更名为“中山街”,这是因为大通人民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以中山名号传扬天下,名垂青史;二道街更名为“三民街”,是因为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为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三道街更名为“五权街”,是因为孙中山先生于1906年12月提出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叫“五权分立”,1924年发表“五权宪法”,分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大关口至外江边的大轮码头,于1908年修筑的平坦马路,大通人民又将此马路取名为“中山路”,俗称中山马路,以此纪念孙中山先生。

显然,从古镇大通与和悦洲原五地名的更名,完全可以看到大通人的睿智,竟然把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理想信念、政治纲领、民国宪法等要素,凝聚在古镇地名上。这不仅让大通人民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心系大通的为民情怀,而且让我们品读到大通古镇与其他古镇的不同内核,彰显了大通这座“民国首镇”一个时代的重要印记。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013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联系人:陈幸欣)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全年定价:100.00元　印刷: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